

少年叢書



德謨士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叢書

德
謨
士

無錫孫毓修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叢書 德謨士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德謨士以前之希臘大勢

第三章 德謨士之少年修養

第四章 準備時代

第五章 馬其頓強盛

第六章 雅典與馬其頓之衝突

第七章 和議

第八章 雅典與馬其頓第二次之衝突

第九章 第二和議

第十章 德謨士之晚年

第十一章 德謨士之末路

少年叢書 德謨士

第一章

緒論

國之亡也。其精神固已先亡矣。雖然。垂滅之燈。必揚其焰。已逝之水。或揚其波。無論其國之腐敗。何若。而當其將亡之時。精神必有表現者。精神之表現不見。之於全社會。亦必見之於一二人。然至是大率。以時會不利。與夫繼起乏人。顛蹶不起。元氣乃消。而國遂亡矣。吾讀

雅典德謨士傳。爲之廢書三歎也。

當德謨士之世。雅典之人心腐敗已



德謨士遺像

極。然而衆人皆濁。而彼德謨士獨清。衆人皆醉。而彼德謨士獨醒。以是德謨士遂不爲社會所容。

吾前此所作諸傳中大率皆成功之英雄。而無失敗之英雄。縱失敗矣。亦不過失敗於一時。其失敗也。同志之人猶能曲諒其心迹。抑其失敗。或由於其人之自取。而非獨時會之不幸也。若夫德謨士則異於是。使命之報告。則衆疑其誣。受賂之嫌疑。則身罹於法。且彼日號呼於國民之側。而全國人士苟安媮活。冥然罔覺。彼德謨士一生之生涯。固無一而非不幸也。雖然。於彼何害。

吾於是知英雄者。社會之產物也。英雄之活動。社會活動之代表也。非有容英雄之社會。則亦不得有造社會之英雄。意大利人民獨立之心不強。則加里波的無以成其功德。意志人民統一之志不固。則俾斯麥亦無以施其術。以一狼而率羣羊。其羊之爲羊。自若也。夫英雄豪傑之士。其困躓不遇以死者。自古至今。蓋不可勝數。然則英雄之成。社會之功也。英雄之不成。社會之罪也。社會不僅指現在之人而言。卽過去之社會。亦與有責。然而吾亦盡吾之責而已。吾若

求人之盡責其事。卽可能而要。非可必者也。若吾自盡其責。則固可得而必者矣。先立於可必之基。而後勉爲其可能之事。如是則吾固可以不爲亡國之民矣。成敗利鈍。豈能逆觀哉。

讀此傳者。當作歷史讀。勿徒作傳記讀。作傳記讀。則其所注目者。但在於其人之。一身。作歷史讀。則當並及於其時之社會。夫當時希臘社會。其對於德謨士之冷遇。果何如耶。吾人所當引以爲戒者也。然彼德謨士者。雖受希臘社會之冷遇。而之死不二殆。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斯又吾人所當引以爲法者。也以可戒可法之事。萃於一編之中。而吾人讀之。寧亦無所動耶。無所動。則將爲希臘之續矣。烏夫。吾人既自天受此聰明才力。吾幸勿負吾天。吾既自社會受此聰明才力。吾幸勿負吾社會。吾既明此理。吾幸勿負吾心。三者具。乃可以讀吾德謨士傳。

第二章

德謨士以前之希臘大勢

欲明物體之位置者不可不察其前後左右之地域。欲明英雄之事迹者不可不察其前後時勢之大概。吾今欲傳德謨士而先叙希臘者亦此意也。

希臘者半島之國也。其地突出地中海。國內多山。間隔爲市府十數。其中最強者曰斯巴達。曰雅典。二國人種殊異。氣候風俗亦不同。各樹勢力以爭霸業。以故二國相鬪者久矣。其後波斯來侵希臘全土。乃互解宿怨。結希臘大同盟。同心禦侮。波斯來侵一破之於馬拉遜。再蹙之於拉米斯。國勢益盛。自是雅典常爲希臘盟主。斯巴達見雅典之寢強也。積不能平。遂釀釁隙。而有悲羅彭之戰。希臘列國中。或黨斯巴達。或助雅典。戰役亘二十年。卒爲斯巴達所勝。於是斯巴達遂執希臘之牛耳。顧斯巴達施政喜專制。往往殘酷其民。有齊武者亦希臘中列國也。見斯巴達人民咸怨其上。知機有可乘。乃起與斯巴達戰。大破其軍。希臘統一之業。至是遂破。

先是希臘北境坎巴尼山外有小國一曰馬其頓。與希臘爲同種。然希人擯不與齒。號之曰夷狄。使不得位於列國中。顧其國民軀體強健。盛倡尙武風。以故

國。力。漸。盛。至。王。非。里。世。乃。大。揚。其。威。力。窺。希。臘。有。隙。欲。舉。兵。乘。之。雖。然。希。臘。之。人。民。愛。自。由。之。人。民。也。不。自。由。而。生。毋。寧。自。由。而。死。此。希。臘。人。之。恆。言。也。雖。其。時。民。氣。頹。喪。豈。無。一。二。義。士。出。而。抗。此。大。難。者。而。果。也。有。德。謨。士。生。於。其。間。

批評

希臘當時所以能存立者在於國民之獨立心。國民之獨立心。希臘之精神也。夫國民既有此精神。終不至於滅沒。縱有失敗。亦時機未至而已。德謨士即其精神之表現者也。無如當時社會心理。逐於物質。賄賂公行。是非倒置。其結果遂至於亡國。羅馬末流。亦復如是。蓋國之強也。在於社會精神之充滿。而最足爲精神之蠹者。無過於唯物論。夫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國亦有然。漢文之治。號稱承平。而賈長沙已爲之痛哭。若至事已敗壞。則社會雖復覺悟。恐亦無及。觀於德謨士事迹。可以知其概矣。

第三章

德謨士之少年修養

德謨士者。希臘雅典人也。生於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周安王二十九年即民國前二二九年父名德謨士。西人之俗。子孫多襲其祖父名。故德謨士以父之名爲名焉。

德謨士之父。以製兵器爲業。役奴隸數十家。稱素封。母名克禮奧。世傳爲雅典亡命者給倫之女也。德謨士七歲喪父。財產託於親戚。後爲親戚所沒。德謨士年漸長。在法當襲遺產。而已蕩然無餘。其父在時。富甲全市。納租稅亦最多。而德謨士竟爲貧人。忿而訟其親戚於法庭。得直與否。史家不載。今亦無可考。

德謨士因家業盡耗。乃發憤讀書。喜修辭學。其時雅典有加里斯者。以雄辯聞於時。名聲藉甚。一日德謨士從其友往聽加里斯演說。見加里斯立演壇上。演論時事。滔滔如懸河。衆皆拍手稱善。德謨士心艷之。自是益潛心修辭之學。雅典國法。凡訴訟者。兩造宜親詣法庭。自爲辯難。不得延律師。德謨士自期成年後。必訟其親戚。恢復家產。故治修辭學益力。

希臘有哲學家。名柏拉圖。以學問爲舉世所宗。柏拉圖有弟子曰伊塞吳斯者。亦有名之雄辯家也。德謨士往從之學修辭。伊塞吳斯更介之於柏拉圖。自是



德謨士乃得爲柏拉圖弟子常受柏拉圖感化而希臘前
柏代有歷史家曰斯西知者亦以文辭稱德謨士喜讀其文
拉手錄其著述前後凡八次遂盡通斯西知氏之學
圖德謨士既勤治修辭之學顧其爲人軀幹羸弱舉止不嫻

與人言恆訥訥不出口呼吸至短促一入會場則心悸氣
蘇動失其常態是數者爲雄辯家所最忌凡有此者斷乎不
格能成名德謨士知其資稟與所學適相戾也則痛改之日
拉底含沙礫於口以正其語音疾馳於峻坂之上強其呼吸又
鑿地爲窖以居擯絕賓客剪去其髮之半示不出遊專以

攻治其學遇暴風起則出赴海濱立狂波怒濤之前以波濤之洶湧比羣衆喧
囂對之演說揚手揮腕大聲疾呼自習演說之技觀者以爲狂也

德謨士修養既久自以爲可一日於集會時出席演說語未半座間有呵者笑
者厭倦者繼則噓氣作響囂於一堂德謨士慚汗浹背不復能語逡巡而下歸

家以語其友。其友曰：君尙無鎮壓羣衆喧騷之勇。今日之失敗，一因於怯懦所致。是後當鼓其氣，勿以呵者衆而罷演也。德謨士深自引咎，乃益磨練其術。一日復上演說臺，衆見德謨士至，又笑罵之。德謨士羞不可仰，以外套被面，怩怩而歸。歸途自思：吾學修辭已久，今其結果，乃至於是。吾志終不得達矣。因大懊喪，垂首蹣跚於道上，步不能進。忽遇其友人，因涕語之曰：吾已竭吾精力，注吾熱誠，乃竟不能動衆人之聽。至不足以比醉夫。吾乃至於是。言已，唇震手慄，淚數行下。其友慰之曰：君言良然。吾爲君計，及今當亟讀李夫奧戲曲，能盡通其祕，不患不能演說也。

德謨士聞友人之言，歸家急取李夫奧戲曲，讀之，模倣其言論。至廢寢食，又懸大鏡於室中，日對鏡演說，自視姿容，輒矯正其失。如是者數年，卒以雄辯有名於時，以一身繫希臘之輕重焉。

批評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信哉。德謨士性質萬不能工修辭，然彼一立其志，能以

毅力繼之一敗再敗爲世所笑卒不顧之竟以成功夫以彼之受於天者如是其不完全顧能努力前進以人勝天而世之天資能力勝彼萬萬者乃獨不務其美猶自爲之辭曰吾限於天無能爲也嗚乎此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矣。

世人動謂學問才氣由於先天而定吾始亦信之雖然得天固不能齊要亦視其所用如何耳今但就一面觀察雖若近理而實非真理也夫使人皆限於天則所謂人一己十人百己千之說將不可信矣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亦誣矣（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不可誤解不過謂上智雖移不至於下愚下愚雖移難幾於上智而已非真不可動也茲附及之）

人生境遇之幸不幸甚難以一概論夫天下之事成敗常參半見其幸則知其與之相伴者必有不幸存也見其不幸時亦然德謨士幼時境遇不可謂非不幸然動心忍性卒能增益其所不能然則世人亦何憂境遇之不幸亦自視其戰勝境遇之能力何如耳。

第四章

準備時代

德謨士所處之時。實至難之時也。希臘精神。殆全銷沉。自悲羅彭戰爭以來。希人狃於承平。咸以無爲是尙。耽目前之娛樂。忘後來之憂患。其疇昔勇往之概。無復存者。人人顧其私利。不肯服役軍務。國家防禦之事。一委之傭兵。市民旣無愛國之情。傭兵不審義務之說。世道人心。日壞一日。德謨士於希臘本爲望族。雖家產中落。而尙爲國人所重。彼覩此時勢。孤憤慷慨之氣。益不能平。知希臘政主姑息。終胎禍亂。計及今。惟有舌敝唇焦。向國人演說。冀動衆聽。而以羣力挽回之也。

雅典法庭。常爲政治論爭之處。凡有政黨爲政治上之反對者。咸集於此。日相辯論。德謨士亦屢至法庭。發表意見。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德謨士在法庭。與安多羅反對。力陳議院不公。國家財政不整之事。翌年。又與禮布低爲反對。辯論不當。持論頗急。烈自是於政界中。遂佔勢力。

當時有蜚語謂波斯國王將以舟師來襲希臘。是說傳播偏於各市府。先是雅典嘗庇波斯一叛將。意波斯必以是故出兵問罪。於時雅典人心大震。因聚議抵禦之法。衆皆默然。莫發一語。德謨士乃上演臺。縱論雅典國民責任之重大。援據歷史。謂祖宗武烈。今日幾於墮地。又論及現在形勢。謂雅典今日民氣墜落。國民前此常有非常抱負。今則委靡莫振。自甘於亡。是時德謨士演說沉痛已極。聽者無不感憤。其最後乃言曰。

波斯大王何足畏耶。彼之百萬艘。又何足畏耶。我雅典苟能萬衆一心。修其兵備。自審不必賴外援。而有戰鬪之力。則亦奚必逡巡張皇作此態耶。特患我此時兵備未振耳。爲今之計。不如暫避其鋒。勿激波斯之怒。得以其間急自爲謀。圖自強之策。

德謨士演說至此。更厲聲而言曰。

所謂自強之策者何耶。亦在於吾人皆知有對國之義務而已。若夫議論之時。吾見衆人無不引爲義務。刺刺爭辯。無已時。迨至實行。則又互相推讓。惟

以逃責爲事。循是以往。果有成功之一日耶。

德謨士演說語語沉摯。刺人心坎。衆大感動。至有泣下者。於是又論及海軍擴張之事。與財政計畫甚詳。聞者莫不稱善。

時齊武弗奧克斯之戰不利。斯巴達欲乘此機會。侵略齊武與國。雅典人本讐視齊武。議舉兵助斯巴達。德謨士亦惡齊武暴橫。然默察事勢。以爲齊武與國若滅。則斯巴達將復橫。適爲雅典之患。因盛論希臘全土不可自相殘滅。若有發難者。雅典當出死力與抗。以信義號令天下同心戮力。以禦外侮。

自是之後。德謨士與亞里士多德政見亦常不合。茲不具述之。自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至紀元前三百五十三年間。彼所發布政治上意見頗多。其所唱之論。如內政之不可不刷新。政治家之不可不重責任。不得相爲黨援。以營私利。求空名。至於外交。則一惟雅典之利益及名分。是視。縱輿論主戰爭。非視爲必不得已時。不可輕發。且須自量己力。尤不得因而破壞希臘全土之一致。縱有弱國。慫恿雅典出兵援助之事。而吾亦當自顧天職所在。不可爲彼所動。其所

定雅典國是在於蓄養實力以備外患。彼之謀國亦可謂至矣。惜乎國民不悟終爲敗虜。豈不大可憾哉。

德謨士對雅典之政策不得見之應用者。一爲羅特斯問題。羅特斯本屬雅典聯邦。後以事分離。爲波斯屬土。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羅特斯王崩。其后嗣位國內民黨大起。謀脫波斯羈絆。乞援於雅典。德謨士倡議出兵助其國民獨立。以爲雅典當爲人類社會政治上自由而戰。爭當爲維持希臘之光榮。而戰爭也。其說雖不見用。然其生平抱負於此。蓋可見矣。

批評

國民智識缺乏。尙不足患。能力缺乏。斯爲患矣。夫智識缺乏。一經開濬。便如源泉之湧出矣。若夫能力薄弱。則其患不在不知。而在不行。德謨士之演說。聞者至爲感泣。則是希臘人固非無智識者。乃其究也。終不能以免亡。何也。曰無能力之故耳。語曰。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若國民不思自振。則雖曉音瘖口。無如之何。韓非說難。六國終敵。

屈原離憂三戶卒亡。盛衰之理。豈非人事哉。豈非人事哉。

希臘之在當時。亦不過蕞爾小邦耳。然所以能與強國久抗者。以統一故也。德謨士有見於此。所以盛倡希臘全土一致之說。然而衆人不知。奇謀偉略。終不得行。豈非希臘人之自取滅亡乎。夫希臘列國並峙。而處強鄰眈眈之時。德謨士猶謂當聯合全土。以與敵抗。今乃有於一國之內。分爲畛域。邑顧其私人懷。其產大亂紛紛。數年不息。是患力之不殺。本之不蹶。而必欲授敵以機也。有德謨士起。當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哉。

第五章

馬頓其強盛

馬其頓夙爲希臘所輕。旣如前述。然自其王非里卽位。國勢日強。略定塞沙里地。又進兵畧沙爾卑里。是地爲雅典要區。昔英武之斯巴達王。曾與波斯劇戰於此。白骨沉沙。至今猶稱大戰場者也。非里若踰沙爾卑里。則希臘門戶盡撤。敵可長驅直入。一無所忌。雅典人聞非里將侵沙爾卑里。乃謀出兵扼其南進。

之路然非里兵勢方張。所至無敢與抗。雅典人咸受其蹂躪。紀元前三百五十二年十一月。非里率兵入斯禮斯。雅典大震。國人皆驚惶。不知所措。議遣軍艦。籌防禦之策。旋聞非里王病死。雅典人民大喜。以爲自此可以無患。遂罷兵。備已而知其訛。於是雅典坐失機會。蓋若當時乘機直搗敵壘。則可占勝利。而他年屈辱之事。亦可得免。德謨士見衆人苟且媿安。不知亡國之痛。卽在目前。憤激至不可已。乃於會日演說。世稱爲第一非里問題演說。雅典會場演說之法。當局者於演說告終時。繼演之人必以年齡爲序次。俾以次提出意見。時非里問題會場中久已討論。德謨士不能滿。乃臨場演說。冀以動衆人之聽。其言曰。



二 第 里 非

諸君乎。我雅典曩者。不嘗與斯巴達爭其光榮耶。乃今胡爲甘屈於非里之下。而不以爲羞也。夫吾國之士。苟人人能一洗其從前冷薄怠惰之積習。各思於國家有所盡力。則轉敗爲功。事豈難哉。噫。吾雅典之人。久忍屈辱。曾無臥薪嘗膽之志。敵人非里。雖起自弱小。而立志堅定。彼方數加侵害於雅典矣。顧我雅典人士對之如何耶。以云社會則柔懦。莫振以云國家則兵備何在。循是以往。大事亦可知矣。縱非里之死耗爲真。而世尙有第二之非里起而滅我諸君乎。若等勿以余之提議爲新奇。駭君等之聞聽也。請姑忍之。以俟余言之畢。

其下皆提議事。茲不悉舉。要其大意。在使市民服軍務。整兵備。早夜兢兢。如臨大敵。乃足以防敵之乘虛抵瑕。且得與敵相持。而力不衰。最後又論及兵費之事。顧當時雅典臣民。咸不願服役軍務。兵役之事。悉委傭兵。而政論之士。亦復避社會忌諱。務與世合。德謨士獨發其弊習。不稍顧忌。其勇於建議。可見矣。時雅典人士。專以姑息爲上策。敵至則倉皇不知所爲。一聞敵去。則額手相慶。

其苟且求全如此。德謨士之建議。卒不爲衆所容。朝士中又有受非里之賄而陰爲彼用者。有傲然自大以非里爲不足畏者。希臘國俗以年事長者爲尊。德謨士年方二十餘。故其建議不爲社會所信任。時有黨於非里者。故造波斯來侵之說。使國人對於非里不堅其敵視之意。一市之內。公德腐敗。黨爭迭起。德謨士建議之不得行。亦時勢使然也。

批評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觀於雅典而知之矣。抑雅典國內屢起紛爭。本國朝士至反爲敵人之用。而波蘭亡國。亦因國內多喜聯俄。烏乎。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欲於今日世界上占一國民位置。而不先舉其國中所謂妖孽者。排之。則吾恐其終不可得以幸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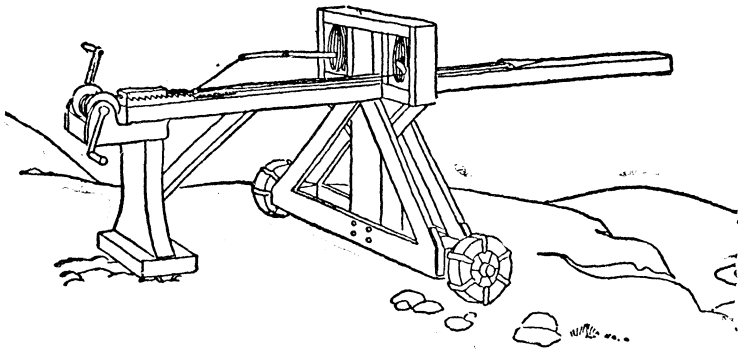
傭兵之制。粉飾太平之世始用之。欲以之與敵抗。則萬無足恃者。吾人既生於世。則必有自擁護其地域內團體之利益。而吾乃得以遂其生。故當兵者。自一面而言。爲吾人所不可不盡之責。自一而言。亦吾人所不可不有之。

權也。若棄其權。是無異放棄其自由。棄其生命。自由生命。而可棄。則吾人之處此世也。更何爲哉。世俗之人。每不悟此。可謂大愚。

第六章

雅典與馬其頓之衝突

德謨士屢建議於國中。議皆不行。是時非里益橫。希臘諸邦亦漸惡之。奧林沙士者。前曾受非里土地之贈。陰與非里同盟。貳於雅典。至是乃棄其舊怨。復欲與雅典合。非里怒其反覆。欲舉兵擊之。會以疾不克出師。疾愈。乃襲奧林沙士。奧林沙士危急。乃遣使乞援於雅典。德謨士以爲奧林沙士前此雖貳雅典。今既欲求合。則吾得此新同盟。正足以厚其國力。因盛論雅典當



援奧林沙士與非里相抗。德謨士之主持此議。其意非欲救奧林沙士。亦非慮非里得勝之後。將轉其鋒以向雅典。蓋德謨士之意。謂如不援奧林沙士。則彼將再與非里同盟。永爲雅典之患。故今之援奧林沙士。非爲彼而戰。實雅典自爲戰也。因演說其旨於衆曰。

余固非欲屢揚非里威力。以促諸君竭奉公之義務者。果其如是。則視非里過重視諸君過輕矣。余何敢爾。夫彼非里之得有今日。若皆出於正義之行。爲則余不能不以彼爲可慮。願諸君思之。彼之強也。一則由於諸君之怠慢。與淺慮。一則由於彼輒以不正手段收我雅典黨人。引爲己用。更欺奧林沙士諸國。使之從彼。今日天誘其衷。諸國咸察其僞。既不彼協矣。彼非里之勢。自是當頓衰矣。卽馬其頓之人。亦漸厭苦軍役。羣生離貳。而統兵將帥。率皆凡庸。非里知其國情。輒思自掩。內藏其支絀之態。外示其誇大之威。彼之成業。可云天幸。雖然。雅典人士。倘於此時。能各竭其股肱之力。則雅典之得天寧。不更厚於彼耶。

今諸君坐視國難。日習於媮惰。無奮發大有爲之心。見國家陵夷至此。非委之運命。則祈之於天。與神明。烏乎。天與神明於我。何有焉。夫比年以來。彼非里者。非無與我以可乘之機。第吾人坐失之而已。終日喋喋。作無益之議論。而無一措之於行事者。則非里之日逞其野心。固無足怪耳。

烏乎。雅典人不嘗與斯巴達競爭。爲希臘之自由而戰耶。不嘗擲其生命財產。以與野心家抗耶。當年意氣。今果沉銷於何所。人人避奉公之義務。吝其自衛之費。是誠何心哉。昔者以保存全希臘爲己任。義聲滿天下。今乃於切膚之痛。視之若忘。日任羣盜胙篋。而曾不爲恤。然則雅典之所以有今日者。吾不得不咎諸君。諸君若不及今改其行爲。奮其志氣。國家將終至於不可救。余竊不解諸君何以一無所顧慮也。

今夫追復已失之物。與保存固有之物。其難易相較。殆不可以道里計。吾國前此不知保存其固有。遂令所損失之地。日見其多。及今偷不勉爲其難。力圖恢復。則後之悲。今當甚於今之悲。昔矣。顧欲圖恢復。則必不可無服役之

人必不可無供給之費。而當此鉅任。非吾人其誰耶。夫軍人不盡其職。則戰功終不可得而成。而望之於避兵役。吝費用之國民。是猶不用餌而欲獲魚也。故吾人今日當竭忠盡誠。各奉生命財產。以分任國家之務。

德謨士此論。至爲明晰痛快。顧雅典國俗重老輕少。是時德謨士年僅三十一人。咸以爲年少之言也。卒莫爲動。於是德謨士之策。遂不得行。

雅典既與奧林沙士立約同盟。不遣軍救其急。非里乃爲反間之言。以煽動奧林沙士。且增兵圍攻之。奧林沙士形勢日蹙。國中素黨馬其頓者。益憤雅典不信。咸謀通款非里。奧林沙士執政。更遣使至雅典求援。使者相望於道。不絕。德謨士見其情勢。益不能忍。乃更爲演說於衆。冀促國民猛省。其言曰。

嗚呼。今日之事。急矣。幸速決救奧林沙士之議。派遣二軍。以一軍搗非里所據之地。以一軍救奧林沙士。先遣使者馳告奧林沙士。謂援軍將到。以安其民心。且宜屯兵其地。徐察其變。今若計不出此。非里必將用其威力與詐謀。誘脅奧林沙士。奧林沙士降服。日暮問事耳。夫非里亦何厭之有。旣服奧林

沙士必自斯禮斯進攻雅典。此必然之勢。可於今日決者也。然則今日者。寧非雅典赴難之秋耶。奧林沙士戰爭者。天之所命。雅典存亡榮辱。在此一舉。苟目前之安而遺遠大之計者。決不足以處今日之變也。

德謨士最後更厲聲而言曰。

以一軍赴奧林沙士之難。以一軍直搗非里所據。此爲今日唯一之規畫。兩者缺一。則事終於無効。若夫費用。則雅典之富甲於全市。足以給此戰爭而有餘。至於籌費之道。余以爲可節祭神之費。以供軍用。顧其道正多。非必限於是也。軍隊當剋期召集。費用當即日籌措。要當乘此機會迅速處斷而已。德謨士所論語語皆深。中雅典人之病。至其主張節省祭神之費一節。尤爲當時人士所不敢言。蓋雅典國俗。視祭祀一事。最爲重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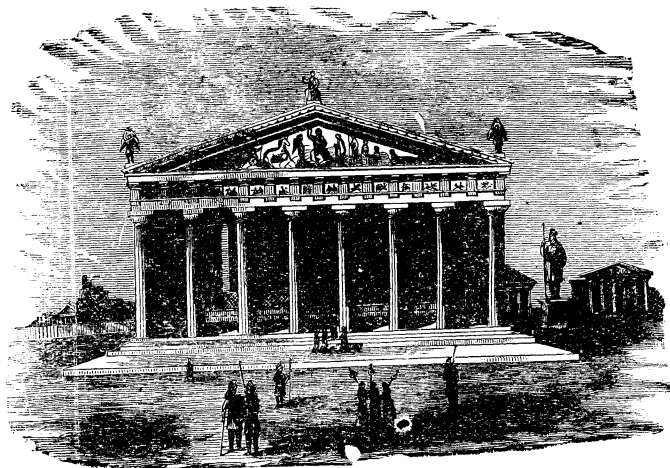
雅典人聞德謨士之言。乃議遣軍援奧林沙士。所遣僅外國傭兵。旣而其軍與非里合戰。獲勝捷報。至雅典。雅典人人狂喜。以爲非里不足患。德謨士憂國民苟安之習。將以益深。乃更爲演說曰。

近者聞有欲乘勝懲膺非里之說。此說大謬。不合於今日事實之真相。諸君不可不一辨之也。吾國異日。固必有征伐非里之機會。然其時去今尙遠。故吾人今日所宜努力者。在於保我同盟。以固勢力。勢力既固。然後徐圖懲膺。未爲晚也。竊謂今日時勢。實有大可慮者。吾雅典幸勿再蹈三年以前之失策。當時非里之在斯禮斯也。諸君不嘗議決出征討之師耶。乃一聞非里死耗。遽寢出師之議。以爲大慙已死。雅典人可以高枕無憂。嗣以死耗不確。則欲再爲出師之謀。而事機已坐失矣。夫諸君當日。苟能斷行其計。則非里之禍。固已早平。何至尙有今日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余及今而猶嘵嘵置辯者。則以目前事勢。甚類曩昔也。余固欲諸君勿再蹈前轍者。然使諸君不盡其全力。以援奧林沙士。則深恐授非里以間。而坐失機會。亦適如三年以前也。諸君苟欲與奧林沙士共戮力以抗非里。今正其時。能乘此時抗非里。則非里敗而雅典存。吾國安危。實繫於此。如遲徊審顧。使非里得逞。所欲於奧林沙士。彼目中寧復有雅典耶。吾人今既決議援助奧林沙士矣。願必先自

問其能力如何。而後乃能達援助之目的。吾今欲答此問。諸君必以爲怪。雖然。吾願諸君靜聽我言。蓋吾以爲雅典今日宜急命立法者。不必更定新法。但於舊有法律中。視其有與時勢不適者。悉取而廢棄之。吾以爲法律中有宜立廢者。無過於祭典費用及不服役軍務二事。前者糜鉅費於無用。非使諸君無餘力以供給軍事。耶。後者不懲逃役。非獎勵國民以輕武之習。耶。今宜及早改正。俾國家可以集鉅費以充軍需。使國民可以勇公戰而赴國難。此吾所甚願於聞吾議之諸君。及前此創定法律諸君。咸贊斯議也。夫諸君前此制定法律。不過以迎合國民之歡心而已。今旣知其有害。而尙以迎合爲務。保存弊俗。而不知革。是決不得謂合於正義也。欲廢此等法律。要當出以公意。若依違不置。可否。而以是勞怨之事。悉歸之於提議者之一身。則亦不得謂爲光明正大也。諸君今日欲廢此舊律。不可望之於苟求自免之士。而亦非僅望之不避嫌怨之人。要當全體一致耳。

世稱爲第三奧林沙士問題演說者。卽爲此篇。蓋德謨士演說中有名之一也。

然雅典人士聽其言者竟無所動自此演說之後未幾而有優卑亞之亂先是優卑亞久與雅典深相結至非里勢力漸張優卑亞國民多傾心欲附非里而非里更遣人煽動其衆使爲內亂紀元前三百四十九年春內亂遂起國中有黨雅典者名卜爾太遣使至雅典乞援兵德謨士疑其僞且慮生他禍以爲干與一區域之事非謀國至計顧朝士中黨於卜爾太者甚多遂出師援之其後雖得勝利而糜費不貲庫藏爲空優卑亞亦不以雅典爲德雅典轉失勢力焉自此戰役告終雅典國內黨爭益烈時



雅 典 古 殿

戰後經營之議頗有主德謨士政策。欲節祭典資金以充軍備。而尤卜拉諸黨譁然反對其事。更議設法律不許人再言節祭典資金事。違者科以謀叛之罪。黨爭既劇。黨人咸爲暴

亂之舉。於時希臘人大舉祭典。適得優卑亞勝報。咸歸功於神。故其祭典較往年尤隆。德謨士隨其族人赴祭壇。禮未終。有反對黨人曰。米低亞者。突出擊之。意欲辱德謨士於稠人中。德謨士乃訴其事於衆。衆咸道米低亞無禮。攻擊甚力。會有人出爲調停其事。德謨士遂亦不復深究。



雅典神像



馬 其 嘔 兵 士

優卑亞問題。雅典既遭失敗。奧林沙士雖得雅典助。而非里兵勢方張。雅典兵因易視非里之故。迭遭敗北。非里乃舉兵屠諸城。直迫奧林沙士都下。使人謂之曰。若等將開城降耶。抑將自絕於馬其頓耶。惟君所擇。奧林沙士市民聞之大怒。誓以死拒。非里攻擊益烈。市民守禦亦甚堅。數擊卻非里軍。會城中有爲內應者。城乃陷。

奧林沙士城陷之日。慘不可狀。全市悉爲非里所毀。國民盡失其財產珍寶。男女老幼咸爲奴虜。自是之後。永不得復。其後三年。德謨士行過其地。銅駝荆棘。極目平蕪。無復有斷片零屑。留作遺址者。德謨士見之。悵然不能去。嗚呼。孰知其時之奧林沙士莽莽平原中。若隱告彼以他年雅典亡國之狀。無異於此。天殆命德謨士先覩其後日之狀耳。

批評

天下事之敗壞。多由於逞感情而不顧道理。觀雅典援奧林沙士而不力。而於優卑亞問題。獨盡其全力者。以朝士黨於卜爾太者多。遂不惜以一己之

私情而犧牲國家之公益。故吾人作事時當先自審其心中含有感情與否。而後可以得眞眞權衡。不然則方寸無主。全憑外物。用事亡國。敗家相隨。屬者皆以此也。可不鑒哉。

強大之邦。狃於小勝者。未有不敗。而况其爲小弱者耶。故夫以成敗論是非者。猶非眞是非也。雅典之救奧林沙士而勝。征優卑亞而勝。驕心益萌。旋遭顛蹶。使其當日蒙一小挫。國民容有覺悟之念。不至於亡國。未可知也。鄢陵一捷。而士燮祈死。世之人士。幸勿以小得自矜。致招大害也。

士無諍友。則其身必亡。國無諍臣。則其社必屋。然將亡之國。大率以防民之口爲事。此古今所同慨也。如雅典之立法律。科提議節省祭金者。以罪。則豈特拒諫不納而已哉。夫人而自是。則知識永無進步之時。國而自是。則國政永無更新之日。抑天下之事。不進則退。彼旣無進步之可望。則必日趨於腐敗。而至於不可救。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已。

德謨士過奧林沙士之墟。而潸然出涕。豈知彼他年亡國之慘。固與奧林沙

士同哉。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引以爲鑒，則使後人復哀後人耳。蛾之赴火，死者何算，然前者捐軀，來者猶接踵也。人類號稱萬物之靈，而史傳中又固明明語我，以興亡成敗之故者，乃讀史之人亦終不悟，馴致敗亡，烏乎奈何，以人而類於蛾也，哀哉。

第七章

和議

雅典援奧林沙士與非里抗。奧林沙士既陷，從軍國民盡爲敵虜，送致馬其頓國內人心惶惶。議論蜂起，尤布拉挨斯克等聲言非里爲希臘公敵，遊說諸邦將聯希臘大同盟以敵非里。然應者殊少，而國中人民亦厭兵事。於是挨氏等見事勢如此，乃主和議。德謨士亦以敵鋒方銳，不如姑爲結和息兵之計。雅典因使挨氏等十人赴馬其頓議和，德謨士亦在行中。

希臘立法，國事皆由會議制定。卽外交談判亦當於集會時請兩國使者相見。雅典使者至馬其頓國都，非里大集名士以招待之。使者十人，以年齡爲序次。

杞繼吐其意見。德謨士年最少。次爲挨斯克。及蒞會。八人演說既畢。挨氏及德謨士乃繼之。其演說要旨。史無所傳。但當時有記其事者云。德謨士之名。夙爲非里所重。演說之際。非里特注意聽其言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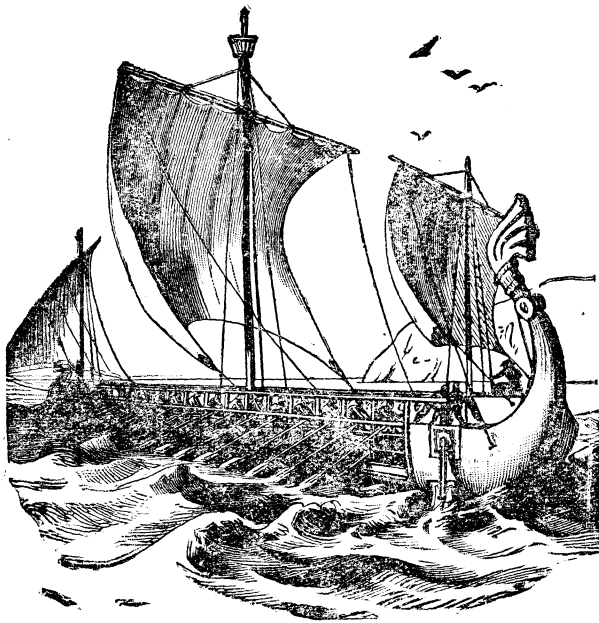
演說既終。非里待雅典使者殷勤特甚。獨於德謨士不表厚意。德謨士亦輕非里之爲人。謂其非王者之器也。翌年紀元前三百四十八年春三月。使者歸雅典。非里付以國書一通。書中辭意誠懇。欲與雅典爲同盟。尋馬其頓使者繼至。談判久之。乃約兩國是後不得無故相侵。雅典欲要非里宣誓以爲信。更遣使者十人至馬其頓。

和議旣成。雅典於馬其頓雖無所犯。而非里乘其戰勝之威。猶侵掠不止。連戰連勝。勢力益張。德謨士憤甚。欲赴馬其頓詰問非里。時非里在斯禮斯。雅典地距斯禮斯僅六百餘里。德謨士意不如徑赴斯禮斯謁非里。而同行九人。必欲至馬其頓都。及至。則相待五十餘日。乃得與非里相會。

德謨士意氣慷慨。縱論時事。誓與馬其頓併命。同行者伎其能。咸生怨恨。途次

常與避面。德謨士始不欲至馬其頓。此行蓋出於勉強者。使者挨斯克私與非里結密約。德謨士覺之。因馳書本國。告發其事。書反爲挨氏所得。挨氏自知事敗。乃更爲僞報。以欺國人。德謨士欲馳歸國。發其陰謀。具舟將行。爲非里所抑留。不得歸。

時非里既整軍。南向沙爾磨前進。沙爾磨者。馬其頓侵希臘之要道也。非里既進軍。沙爾磨人嚴守以拒。雅典以水師援之。非里不得進。乃揚言馬其頓欲援弗奧克斯討齊武。非有利



希臘戰船

於沙爾磨也是時雅典使者猶在道。及返國。非里軍距沙爾磨僅三日程矣。德謨士歸國後。卽日集會報告一切。并舉發同行之陰謀。且謂非里不日南下。雅典宜速以兵扼沙爾磨。議員聞德謨士言。頗有所動。乃提議遣軍隊以援沙爾磨。

越一日。公會既開。議員等正欲提議。而使者挨斯克起爲演說。衆以挨氏狡詐。不欲聽其言。而挨氏逞其雄辯。冀惑衆聽。於德謨士所發之事。不加爭辨。但論非里發兵踰沙爾磨之事曰。

非里之來。雅典之朋友也。雅典之同盟也。弗奧克斯之保護者也。卑奢諸國之恢復者也。其所欲敵者。惟齊武耳。余此行蓋以齊武之暴狀具告於非里。以是之故。齊武銜我。至懸重金欲購余頭顱。諸君。齊武夙爲我雅典憾。今雅典乃不折一矢。而使彼立致滅亡。我雅典市民之心。寧不快耶。不寧惟是。諸君且將因是而大受其福。蓋齊武滅。則雅典安。而諸君舉安矣。此卽余與非里所約。今姑爲諸君述其梗概耳。顧余尙有所陳。今不欲明言之。因余同行

僚輩中有虛僞之朋友在也。（意指德謨士）。

雅典人聞非里之來。初頗惶遽。及聞挨氏詭辯。衆乃釋然。若得捷報。德謨士起爲駁論。顧挨氏之言。已爲衆所信。其說遂不得入。挨氏黨叱之使下。其黨員胡伊羅厲聲言曰。諸君當知德謨士所計畫。乃與余輩大異。此固不足怪。以彼實陰鬱飲水之人。而余輩乃好酒之人也。意謂德謨士陰險而彼正直

雅典人民既惑於挨氏之說。乃不復爲發兵計。非里此時方欲長驅其兵。爲席捲之謀。而雅典又輒失聯合諸國歡好。先是弗奧克斯侵底爾非神廟。與安非克昌聯合國結怨。安非克昌在希臘列國中。同奉底爾非神教者也。雅典見弗奧克斯侵底爾非。乃宣言曰。弗奧克斯若不還底爾非神廟地。雅典當以兵力脅之。及非里兵至。弗奧克斯知雅典不足恃。乃以其地迎降。

沙爾磨及弗奧克斯諸邑。既全爲非里所有。非里乃與齊武合兵。割讓弗奧克斯諸邑。以與齊武。雅典聞報大震。然至是事已無及。

非里既與齊武合兵。其勢益橫。因組織安非克昌聯合。自爲盟主。從前希臘全

士斥馬其頓爲夷狄。至是咸望風輸誠。而非里遂得干與希臘之事。德謨士見時事至此。雖痛哭流涕。而亦無補。則亦姑從衆議。是實彼一生最傷心之時也。

批評

爲天下之賊者。無過於倚賴之性質。獨坐深山。引虎自衛。其自取滅亡也。宜哉。豈獨虎而已。縱其所引者。麟也。亦復何裨。故凡爲人者。不可無獨立之志。當其依人之念。一萌時。而所謂自由。所謂人格。固已掃地以去。惟國亦然。苟不能獨立。而思今日聯甲。明日聯乙。以偷一日之安。其究也。無以自存。此徵之歷史。固昭昭然也。雅典人士。始終以非里爲可親。後乃欲假手於彼。而滅齊武。則其心跡尤劣矣。當時齊武雖滅。雅典亦不過取快一時。况非里轉與齊武合兵。以攻雅典也。

世之亂也。社會之人。常惡聞正言。故與彼順者。彼雖疑其奸。而不能去。與彼逆者。彼雖知其善。而不能從也。夫善善惡惡。由於人類之天性。卽一時迷誤。亦未必無清明之日。所患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耳。故覘國者。不

必入其朝也。但觀其人民之性質。而可以知之矣。其人民自是之心。與苟安之念。強者。其國必不可救。觀雅典會議時。議員信挨氏之言。而拒德謨士之諫。遂致卒爲非里所滅。世之好聞甘言者。能無用以自警。

第八章

雅典與馬其頓第二次之衝突

非里爲希臘盟主。後凡六年。雅典與馬其頓雖貌示親暱。而各懷敵意。非里蠶食希臘諸國。諸國無與抗者。顧獨患雅典。德謨士憂希臘全土將悉爲馬其頓所併。乃於紀元前三百四十四年。躬赴諸國。說非里暴狀。謂希臘諸國當共起兵抗之。其年某國遣使來報。德謨士乃於會場中演說非里野心。以希臘全土滅亡。指日可見。其言辭極抗烈。所謂第二非里問題演說。是也。雅典國民猶不以爲意。非里聞德謨士欲煽希臘全土叛己。大驚。遣使來辯其事。有克爾忒地者。希臘之一州也。其地出米穀甚多。希臘全土仰其供給。非里既蠶食諸州。欲乘勢領有其地。於是雅典遣軍保護其地之居留國民。更以書責

謹非里非里悍然不顧兩軍遂起衝突非里遣使者來責雅典雅典朝士黨於非里建議召還在克爾忒之兵德謨士大憤起而討論此問題所謂第三非里問題演說是也其演說話極壯烈千載之下猶有生氣其言曰

吾國民宜及今使在克爾忒軍隊無復後顧之憂得以從容與非里戰也諸君不觀彼非里者常口稱平和而旋自食其前說乎今雅典正宜師其所爲徇平和之虛名而勿忘戰爭之實際可也且克爾忒之地希臘祖宗所遺以傳之子孫者也今乃棄而委敵欲冀饜非里之慾而不吾噬是委肉於餓虎肉盡虎將及人吾雅典寧有幸耶夫欲維持領土不外於獎勵在外之軍隊使得自由爲祖國戰且吾料非里攻擊巴衣奢必亦非遠巴國前此固與我有憾然今以雅典利益故不得不出而保護之使巴國勿落非里之手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外侮當前兄弟不爲蕭牆之閱其理至明顯矣今希臘全土咸瀕危難外則非里之軍勢日張內則諸國之黨爭尙烈方今之時舉維持希臘全土獨立之任務加於我雅典國民之肩而吾之能遂此任務與否

又專賴於戰鬪。吾人宜以一腔熱血。盡全力以任茲事。庶乎其可也。

方是時。雅典民心漸歸德謨士。於是德謨士提議遣使赴優卑亞。尋駐屯軍隊於其地。以壓馬其頓之勢。德謨士自秉使節。赴克爾字及巴衣奢等處。

德謨士既至克爾字。勵雅典士卒。語至沉痛。士卒皆感泣。人人願爲祖國効死。繼至巴衣奢。巴國故與雅典結怨。德謨士一至其地。諭以利害。乃盡釋前怨。與雅典結同盟。論者謂德謨士此行。不惟可以殺非里之勢。而雅典民氣國力。亦將自是加強焉。

非里先與安非克昌聯合。至是更結其援。聲言欲討亞母非。自沙爾磨進兵。達於挨拉特亞。築城壁而守之。並遣使齊武。約與共擊雅典。且謂齊武若不欲聯軍。亦當假道於非里王。王當爲齊武攻雅典也。此時非里既據挨拉特亞。若由齊武至雅典。行程僅三日耳。齊武若允非里之請。則雅典危亡。可以立見。是報達雅典時。已及夜。議員等咸在官邸。將具食。得報大驚。相視不復能出語。議員中有趨出命吹喇叭召集公會者。有馳入市街。燬商肆。設窖將爲防禦者。

倉皇至不可以狀天曙曉霧濛濛。羣衆畢至。議場中幾無立錐。議員咸列席。有一人起而報告其事。衆皆錯愕。不知所措。傳令者循例宣言。問誰欲爲演說者。滿場默然。無一人應之。繼又促之數次。仍無人起立。沈默久之。忽有人起立臺上。衆視之。則德謨士也。時衆聲咸寂。傾聽德謨士演說。彼乃言曰。

嗚呼。吾雅典諸君。以君等今日之倉皇反觀之。疇昔則何其暇豫也。事前則空論者。空論大言者。大言猶豫。狐疑者。猶豫。狐疑。及警報一至。則相與瞠目。結舌。手足無措。斯何爲者。耶。顧今事勢雖至於是。而余猶以爲有不足憂者。蓋彼非里久留挨拉特亞。不卽進軍者。固因齊武國中有黨於非里之人。亦有黨於雅典之人。黨雅典之人。自欲與雅典相結合。非里寧不懼之。今諸君若猶念齊武舊怨。則非里之黨。將以益多。齊武之軍。可以立至我境。爲今日計。惟有捐其夙嫌。急與齊武相合。以爲齊武國中黨我者。聲援更遣使者十人。與以全權。使遊說於齊武。齊武與我合。則我之勢力厚。而非里孤矣。齊武卽不吾應。而曲固在彼。吾雅典之名譽。亦無傷也。





德謨士之論方終。羣衆爭附和其說。於是議決遣使者往齊武。而命德謨士率之而行。同時又派遣軍隊駐屯邊境以爲備。

時非里所遣使者亦在齊武。德謨士至。謁其朝士。痛論齊武與雅典相仇之非計。當始終相結。以禦外侮。而齊武宿怨未釋。非里使者又從而煽之。德謨士之說不得入。乃日謁其執政。反覆陳利害久之。齊武卒從德謨士之請。捐棄前怨。與雅典結約。共抗非里。優卑亞諸國亦加盟其中。雅典聲勢大振。乃命德謨士爲軍務大臣。時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也。

德謨士率兵與非里開戰。屢奏奇捷。非里乞援於悲羅彭諸國。諸國無應之者。願德謨士本不知兵。而雅典之兵又不強。德謨士覩此情勢。惟懷必死之志。以報國而已。

最後乃有克羅捏亞之戰。非里親率一軍。以當雅典。又遣其子亞歷山大別領一軍當齊武。戰良久。勝敗未決。塵沙蔽天。屍如山積。雅典兵殊死戰。非里漸不能支。雅典將校大呼曰。我勇猛軍士。今宜乘此機會。長驅入馬其頓。會亞歷山

大大破齊武軍。非里軍望見之。兵氣復振。奮鬪益力。雅典軍遂潰。德謨士僅以身免。

批評

希臘末造。熱心國事者。惟德謨士一人而已。其餘朝士。無有助彼者。豈惟無助。如挨斯克等。且從而妨沮其事業。夫以雅典當日。風俗頹靡。人懷私利。政主姑息。而其所產人才。遂有如挨斯克者。亦何足怪。然則社會之人。望得英雄。不如各自修養。而使社會日趨於改良。社會良。未聞有以無英雄而亡者也。社會不良。雖有英雄。亦將不能効其用。觀於德謨士。可以知矣。

世俗之士。往往以成敗論英雄。吾非欲爲之辯護。蓋甚惡乎社會有似是而非之判斷。其有害於人世不淺也。世人多責望於英雄者。甚深而責社會。獨恕陳壽之評諸葛亮。謂其長於治國。短於治兵。歐洲史家。亦謂德謨士非督師之才。然亦思彼當時所處之境何若乎。社會不從其言。至使非里屠奧林沙士。降弗奧克斯。擾及希臘列國。於時藩籬外撤。黨爭內訌。而彼以一新進

少年任軍國重事。不辭艱阻。誓以身殉。人始則疑之。坐失事機。至於事急。則悉舉至難至困之事。以屬之。彼責其補救。然而已無及矣。而其敗也。又從而尤之。由此而言。則是難乎爲英雄之士。而人固不可不爲庸人。也不得事實之真相。好議人。非俗人。往往有此。少年人不可不知。

第九章

第二和議

克羅捏亞既敗。希臘全土日就危殆。德謨士敵黨埃克斯輩。彈劾其失。雅典人深諒德謨士。不以爲罪。仍從其言。國人謀葬克羅捏亞之戰死者。推德謨士董葬役。德謨士臨葬時。演說極沉痛。大爲戰死遺族所敬慕。其時雅典方築城壁。德謨士自捐私金。濟工事。以是益得國人之歡。

未幾。德謨士得密報。知非里已被刺死。而雅典人猶未知。德謨士欲藉此爲激動人民之計。乃臨會場。欣然告於衆曰。余夢上天降福於我國。度不久當有喜報。令諸君知也。俄而非里死耗至。雅典人大喜。以爲德謨士夢兆已見。因置酒



亞
五
五

力

山

大

像

亞
力
山
大
像

相賀。頌暗殺黨波尼亞功德。時德謨士方喪其愛女。亦勉強臨場。與衆爲歡而散。

非里既死。德謨士欲與希臘諸國結大同盟。顧猶不敢。乃先遺書於波斯。說以亞歷山大無能。慫恿波斯共起兵伐馬其頓。波斯固與希臘同利害者。且夙聞德謨士之名。傾心已久。乃屢以鉅金助雅典。使速爲軍備。

是時希臘全土。盡欲起與馬其頓抗。齊武首發難。舉兵襲馬其頓。守備隊殺戮甚衆。德謨士以波斯所贈金充軍實。加同盟於齊武。將與合兵。亞歷山大知希臘全土將圖大舉。乃先平定內亂。國乃既定。急引兵趣卑池亞。雅典聞亞歷山大已至卑池亞。氣大沮。遲遲不肯出兵。於是齊武盡失同盟。獨力與亞歷山大抗。卒爲所敗。馬其頓乃滅齊武。國夷爲縣。

雅典見齊武既滅。人心大震。不知計所從出。乃遣德謨士使馬其頓。乞和。德謨士素爲馬其頓人所恨。亞歷山大銜之尤深。去則必無全理。因道亡歸。亞歷山大遣使至雅典。求德謨士。德謨士言於衆曰。君等欲遣吾使馬其頓。殆欲自壞

萬里長城耶。若然則吾當委敵矣。國民聞其言大感動。有底麻底斯者。乃自請至馬其頓。說亞歷山大。乞免德謨士之罪。衆遂決議使之秉節而往。底麻底斯至馬其頓。再三陳請。亞歷山大乃允。

亞歷山大既平希臘。又遠征亞細亞。是時雅典國事。悉取決於底麻底斯。德謨士不過參與其間而已。斯巴達王亞克斯。欲乘亞歷山大遠征。大舉兵伐馬其頓。德謨士聞其事。倡議援之。顧雅典人懼亞歷山大之威。不敢動。斯巴達以孤軍深入馬其頓。屢得大捷。然卒以無援故。全軍遂沒。德謨士見時局日蹙。乃不願與政事。特以人心依附。故遲遲未能決耳。

先是挨克斯與德謨士不相能。屢伺其隙。會德謨士有戴冠冕事。挨氏以爲違法。彈劾之。歷六年。未審議。至是兩造咸詣法庭。辯論甚烈。挨克斯於德謨士生平一言一行。攻擊不遺餘力。而德謨士能一一爲辯論。世所稱爲冠冕論者。是也。其語至痛快明暢。古今罕有。辯論既終。衆咸左袒德謨士。贊挨氏之說者。不過五分之一。是會也。四方之人來旁聽者極多。德謨士所論。不僅關於法律。且

舉其生平閱歷抱負。無不一一傾吐。衆議定德謨士無罪。而挨克斯當罰鉅額金。挨氏家無財產。乃遁去外國。德謨士十數年之政敵。至是乃爲社會所擯。然事勢日非希臘之亡。固已不可救矣。

批評

德謨士之着眼大局處。非淺見者可比。按希臘當日情勢。甚類吾國六國時。馬其頓始爲希臘所擯。如秦孝公伏處西陲時也。及其始伸勢於希臘。蠶食諸小國。如秦之吞併韓魏也。其離間齊武。雅典之交。如秦之離間齊楚也。其與雅典交歡。而雅典亦卒後亡。如秦之獨厚於齊也。其賄賂朝士。利用黨爭。詐謀百出。因利乘便。皆與秦所以處六國者相類。一言以蔽之曰。破其統一而已。夫使六國而長成合從之勢。則秦無以逞其威。希臘而常存統一之形。則馬其頓亦無以施其術。德謨士始終主統一。雖至情勢危殆。然於齊武之將破也。則倡議援之。而雅典人不力也。於斯巴達之興師也。則倡議援之。而雅典人不從也。德謨士之意見。殆與蘇秦相類。蘇秦合縱之策。破而六國亡。

德謨士統一之說沮。而雅典覆。古今中外同出一轍。有國者亦可借以爲鑒矣。

德謨士當非里在斯禮斯臥病時。主興師攻之。而於非里被刺。乃不乘機報復。何哉。以其時未可也。夫非里在斯禮斯時。雅典元氣方盛。故可以用其鋒。至於非里被刺之際。雅典新敗。元氣大挫。不如聯合波斯。徐圖再振。此誠謀國之至計也。然而雅典人旋奪其權。彼之規畫。遂不得展。惜哉。彼當非里之死。臨會歡宴。不違衆人之意。此亦是彼能達權處。蓋挫敗之氣。累世不復。彼所以假夢以爲言者。欲圖振其民氣耳。不然。彼豈不知非里雖死。而第二非里。方足爲雅典患哉。

第十章

德謨士之晚年

亞歷山大之遠征也。其守將哈爾巴爲不法。亞歷山大欲誅之。哈爾巴逃至雅典。所率從者數百。攜財寶鉅萬以求庇。雅典人猶豫不敢遽留。而哈氏激勸雅

典人出敵亞歷山大。且以財貨賂諸執政。執政納之。德謨士獨以爲憂。且謂若容哈爾巴必觸亞歷山大之怒。不如拒之。今雅典兵力不足。與亞歷山大戰。奈何。結怨於敵。以自取禍。朝士旣收哈氏賂金。反以德謨士爲媚敵。謂其變節。於是不聽。

未幾亞歷山大果遣使至雅典。索哈爾巴甚急。雅典卻之。亞歷山大大憤。聲言欲興問罪之師。雅典懼禍。議捕哈爾巴置獄中。盡沒其財寶。發議者德謨士也。朝士旣收哈氏之賂。忽有此舉。深負哈氏。雅不願從德謨士言。顧此議竟通過。於是益憤德謨士。哈爾巴逃亡至克禮托島。爲其下所殺。

哈爾巴下獄時。德謨士召集議會。宣告於衆。謂哈氏財寶凡七百二十他蓮托。後檢其數。祇餘三百五十他蓮托。此事未嘗明言。衆猶以爲七百二十他蓮托也。久之。知其數不符德謨士所言。衆乃大怪。以爲必有人侵蝕。議窮詰其事。

德謨士請高等法院審問。發現犯罪者。加以刑罰。事延六月。德謨士輒促法院窮治。乃搜索有名諸演說家。得嫌疑者數人。德謨士亦在內。德謨士大駭。力辯

其誣高等法院不聽。遂宣告有罪。科五十他蓮托罰金。顧德謨士家貧無力受罰。自計不納罰金。當禁錮。乃出奔。

先是德謨士宣告於衆。謂哈氏財產有七百二十他蓮托者。蓋指其所攜全額而言。哈氏至雅典後。以其財產徧賄雅典朝士。已耗其半。此德謨士所不知者也。顧當時哈氏未嘗明言。而受賄諸人。又憾德謨士不容哈氏。因圖報復。故謂哈氏財產爲德謨士所乾沒。以此中傷之。德謨士竟坐是科罰。無以自白。

德謨士既出奔。有政敵數人。追之於路。德謨士見追急。欲圖避匿。不得。追者呼其名。謂欲助以旅費。無他意。德謨士泫然語曰。吾今者欲適他鄉。求朋友。然吾國人素與我爲敵。今猶肯以旅費相贈。吾豈忍輕去吾國耶。

德謨士既去雅典。故國之思。未嘗去懷。常引領舊鄉。仰天呼曰。嗟夫。雅典之神亞特那乎。爾何獨近梟獍。而遠鳳麟耶。因感慨嗚咽。悲不自勝云。

批評

挑戰輿論。其難百倍於撓君主之逆鱗。雅典爲民主之國。凡事皆訴於輿論。

故卑劣之政治家。皆以迎合人民歡心爲務。而彼始終主持正義。始也與馬其頓戰。繼也與馬其頓反對黨亦戰。卒至爲黨人所構陷。蒙不白之冤。以去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雅典自彼去後。無幾而社遂屋。豈不悲哉。

德謨士所志在於統一希臘。而加里波的所志在於統一羅馬。其志氣雄偉同。其規畫遠大亦同。然而成敗不同者。則以其所處時會異也。意大利之人。幾無一而非愛國之人。雅典之人。幾無一而爲愛國之人。德謨士雖曉音瘖口。而對此等不痛不癢之國民。將如之何。

德謨士愛國之心。希臘人亦漸信任。至於出奔時。反對黨猶肯以旅費相贈。由是觀之。人患不自修而已。豈患人之不己知哉。夫末世之人心。亦未有不辨善惡者。不過善善而不能而已。觀於德謨士而知其信然。

第十一章

德謨士之末路

德謨士雖去雅典。而倦懷故國之心。未嘗一日已也。有卑西亞斯者。以馬其頓

王安低巴意遊說希臘諸國。謂不宜與馬其頓絕。且勸諸國勿與雅典相結。德謨士聞之。乃亦遊說諸國。謂當共起義兵。與馬其頓抗。以雪前恥。在亞爾克亞地。與卑西亞斯相會。二人共列公會。各陳所見。鬥於演臺上。德謨士慷慨激烈。語語動人。聽雅典人士聞之。咸以德謨士逋臣。猶惓念祖國。亟稱其忠。乃許其歸國。以舟迎之於河口。德謨士既上陸。迎者絡繹於道。不絕。歡聲如湧。德謨士久與故國別。至是得歸鄉里。亦感泣不勝。顧以哈氏案當科罰金。力不能償。衆乃使之司祭祀之事。以其所入。償罰金焉。

德謨士既得雅典人之歡。乃漸居重要之位。將糾合同盟圖與馬其頓一戰。以驍將禮奧斯總軍事。禮奧斯用兵如神。屢與安低巴戰。皆大捷。同盟軍勢頗張。會禮奧斯被傷死。同盟軍再不振。卒爲安低巴所敗。雅典遂降。馬其頓德謨士與同輩數人遁走四方。

安低巴既降雅典。恐德謨士爲己患。使使者追索之。雅典愛國之士悉已被捕。駢首就戮。德謨士窮蹙無所歸。乃投身於卡羅里亞島神祠內。捕者偵知之。乘

舟至其島。使兵圍神祠。使者入見德謨士。傳安低巴之意。謂安低巴欲見君。實無他意。君宜卽行。使者名亞爾克。俳優中人也。德謨士素識之。前一夕方夢與亞爾克爲演劇競技。卒爲亞爾克所壓。於是德謨士乃端坐熟視亞爾克。而語曰。亞爾克。爾非俳優者耶。爾於劇場奏技。猶不能動余心。今所語亦復如是。爾技止此耶。亞爾克大怒。徑前挽其袖。使行。德謨士從容答曰。請爾少假吾將裁一書付吾朋友。而後就縛。乃退入神殿。倚一小几。上展紙濡墨。頻頻以口嘗筆端。沉然若有所思者。旣而自書。德謨士安低巴數字畢。忽以外套被首枕腕。而俯門外。兵士觀者咸以德謨士懼誅。笑其膽怯。而亞爾克更進爲說諭。且言君第行安低巴。決不禍君者。語媿媿不絕。

德謨士頻頻以口嘗筆端者。蓋飲毒也。彼恐不得脫。預儲毒藥。以待至是。知終當就擒。乃以筆濡毒藥。而吮之。少頃毒漸發。德謨士揭其外套。睨亞爾克厲聲罵曰。咄汝。今可爲爾所欲。爲速以余遺骸投餓狗。嗟夫。安低巴及爾馬其頓奴輩。汝之暴行。污汝神殿。神雖聽汝。然余殊不欲見汝之暴也。幸及余生時。去此。

毋以余死汚汝之神聖。言已。顏色忽變。呼吸益促。伸腕強自支拄。手戰不能舉。足亦不能步。兵士乃擁彼過神壇前。但聞呻吟一聲。軀已仆地。蓋德謨士逝矣。史家論之曰。古來希臘之瀕於危機者。不止一次。當拉米斯之戰。馬拉遜之役。波斯大軍。撼天捲地而來。旌旗蔽日。艤艫橫海。而希臘乃能以寡弱之衆。支強大之師。非城壁之堅固。兵器之精銳也。蓋由於國民有義勇壯烈之氣。足以制敵而有餘耳。乃不意其後卒爲馬其頓所滅。夫馬其頓之軍。非強於波斯。非里之勢。非優於節爾克也。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者。蓋進取之氣。萎而愛國之情。息也。

德謨士知其然也。故以維持此精神。保存此氣象。爲彼之天職。竭其忠誠。以遂茲事。其不能於國家有所裨者。蓋風會使然。非彼之罪也。然而希臘以彼之力。尙未全墜高尙之理想。至於今日。歐洲之文化。無一不本於希臘。而希臘亦於十八世紀間。復告獨立矣。世之論希臘人士者。或慕卑里克等政治上之偉勳。或感伊克低等美術上之傑作。或稱誦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上之玄妙。是

數子者。要皆各有所長。然其見解所及。恆限於一區域之內。故或爲雅典。或爲斯巴達。或爲齊武。若夫德謨士。則其眼光所射。常在希臘全土。其所發揮。常在希臘全土之精神。希臘末造。人士思想狹隘。不能遠矚高瞻。而當時之能大聲疾呼。使希臘精神。放最後之光彩。至於今日。希臘於歷史上。猶有炯炯之價值者。其功固不可不屬之德謨士也。

德謨士之雄辯。至今已隔二千有餘年。固未足窺其當日之氣概矣。然一讀其演說集。猶如見其當年忠勇俠烈之情。其間或叱咤懦弱之人心。而奮起名譽之感情。或罵倒貪慾之凡輩。而激動獻身之義勇。或棒喝優遊不斷之積習。以使赴最後之決心。或振作銷沉之元氣。而使懷將來之希望。其真摯之情。浩瀚之氣。溢於言表。無一語不使讀者拍案叫絕。仰天而呼也。是豈以口禦人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然而彼之抱負。雖復如是。而大廈將傾。一木何裨。遭時不偶。賈志以歿。豈不悲哉。後世之士。追懷彼一生之事業。而不能不太息痛恨於雅典之人也。

德謨士既逝後。世人慕之甚深。爲之碑銘。其文曰。

德謨士乎。爾若有與爾心力相均之體力。則彼馬其頓暴王者。亦安得肆其志。而制希臘之命乎。

批評

德謨士至死不屈。叱咤逮捕之吏。而無所悚。何其勇也。從容就義。不落敵手。何其智也。彼所以能如是者。以其心之純而已。希臘人當時不能脫市府氣象。如彼之高瞻遠矚者。幾人哉。大凡人處境遇。而不爲境遇所限者。必有非常之毅力。乃克當之。然非常毅力。原皆在於決心而已。吾人苟自甘爲庸俗之人。則已不然。則既有所志矣。終當以熱誠與勇氣。衝破萬千難關。記有之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然則處無道之世。而徒捩腕嗟歎。遽灰其心者。非志行薄弱之人。必利慾薰心之人也。好男兒不當如是。

德謨士碑銘中有云。爾不能有與爾心力相均之體力。蓋謂當時之無人也。夫心力所及。可以舉天下之任。而加之於雙肩。而究非一人體力所足以集。

事。故。社。會。者。由。衆。人。之。心。理。而。結。合。也。靡。特。心。理。而。已。於。衆。人。體。力。亦。不。能。無。所。需。所。謂。羣。策。羣。力。是。也。今。人。一。遇。困。難。之。事。便。曰。以。待。能。者。烏。乎。縱。彼。能。者。肯。任。君。等。之。事。矣。亦。安。得。有。許。多。體。力。爲。君。辦。之。君。等。請。有。以。答。吾。言。殉。國。之。事。若。以。爲。分。固。宜。爾。而。實。無。救。於。國。之。亡。然。以。殉。國。而。救。亡。固。不。可。必。之。事。而。以。之。警。醒。國。民。而。使。不。至。於。墜。落。亦。未。始。非。英。雄。對。國。最。終。之。義。務。也。德。謨。士。之。死。於。今。二。千。有。餘。年。其。間。希。臘。蹂。躪。於。蠻。族。馬。蹄。之。下。者。久。矣。然。而。國。民。自。由。獨。立。之。心。不。死。故。於。今。日。尙。能。爲。一。國。得。謂。非。彼。之。賜。乎。

少年叢書

已出下列多種

每種一冊 定價一角

畢	德	林	富	達	文	信	蘇	岳	玄
斯	謨		蘭	爾	天	陵			
麥	士	肯	克	文	祥	君	軾	飛	樊
			林						
納	哥	格	蘇	大	王	諸	馬	朱	陶
爾	倫	蘭	格	彼	陽	葛			淵
遜	布	斯	拉	得	明	亮	援	子	明
		登	底						
	華	克	如	拿	司	郭	班	蘇	張
	盛	林	里	坡	馬	子			
	頓	威	波	崙	光	儀	超	秦	良
		爾	的						

本叢書將中外偉人的言行事業，用簡明的文字，興趣的體裁，編成傳略小本。少年讀此，既可養成其高尚的人格，且能助長其奮鬥的精神。

